

尘世间

■杨嫣

## 打掩护的疱疹病毒

转眼间,老妈满80岁了。前面78年的人生里,老人家虽然有高血压,但从来没有住过院。

2023年9月的一天,三江口地带燥热难耐,老爸跟往常一样,吃了早饭就去江边一块菜地争地盘。

到11点多,老爸还没回家吃饭。他不回家吃饭也很正常,每次干活都特别来劲。别人种地会避开烈日,而他却把种菜当成了主业,家里的地板不拖,垃圾不倒,天天在菜地上撒碎砖头和挑泥土。给菜苗施什么肥除什么虫,他不管,他只管扩张菜地的面积。

一个快80岁的老头,把种菜干成了重体力活,每次都被老妈骂得狗血淋头。刚开始,饭点到了,老妈还会在高层住宅的北窗上大喊:“好回来喽,回来喽!”可是就这样喊了三四天,每次喊完,并不会见到乖乖回家吃饭的老头,老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老妈以前是小学老师,出了名的严厉。老爸本身没什么主见和魄力,只有被管的份,中青年阶段还算顺从,到了老年倒生出反叛之心。两人就三天两头为了一点破事斗嘴,开始是针对老头的一些日常不顺眼。后来矛盾转向了老妈的一些不良爱好,比如天天刷短视频买东西,一个月居然花掉三四千元;跟老年团游买了乳胶床垫,睡得人腰酸背痛……

喊了也白喊,老妈就不喊了,管他几点回来。

终于有一天出事了。那天,老妈正在楼下坐着,忽然接到一个邻居的电话:“你家老头在菜地晕倒了,还呕吐,快叫个人来抬回家哦。”

接完电话,老妈知道事情不妙。赶紧找了个熟人,用小三轮车把老爸运回家。老头一直在呕吐,但又不肯去医院。老妈拿不定主意,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了情况,我百度一搜这个症状,就说有可能是小脑出血,赶紧打120。

到了医院一检查,果然是脑溢血要住院。考虑到陪护工作是一个持久战,干脆找了一个护工阿姨,老妈每天早上去,傍晚回家,中午饭由我来送。

这样忙了两天,老妈病了。开始是感觉右肋骨下时不时刺痛,过了两天水泡露头了,原来是疱疹病毒来袭。

水泡露头的当晚,我带老妈去杭州市三医院看夜门诊,一顿验血操作后就配了点阿洛西韦外涂和口服。可惜,老妈的疱疹病毒非常厉害,西药一点用没有。

邻居知道老妈的疱疹后,马上推荐了旁边一个村的一个老妇。据说她会斩蛇串的土法子。

老妇掀衣看了一下老妈的疱疹,便从柴房弄了一小捆稻草,然后拿起一把生锈的菜刀,噔噔跑到房外空地上,边念念有词边拿菜刀在稻草上砍了几刀,再把稻草埋在土里。转身回来,又拿了一小撮艾绒点了,在疱疹线的头尾各烧了几秒,痛得老妈龇牙咧嘴的。

虽挨了皮肉灼烧之苦,但老妈的带状疱疹未见丝毫好转,依旧是时不时刺痛,晚上无法安睡。之后又尝试了各种西药和偏方,毫无效果,只得送到上海的中西医结合医院。

“真正病因在于初期肝硬化,导致了胃部严重静脉曲张出血。”听到医生的诊断,我和妹妹都不怎么惊讶。因为略懂一些中医理论,知道老妈贫血的真正原因是肝木克脾土,罪魁祸首就是愤怒,积累了50年能不病变吗!

老妈得知病情后,说了一句:“都是老头气我。”

看来,她还是没明白,所有的病都是自己招来的,是自己对所见的反应过于激烈,而并不在于他人的举动有多令人讨厌。

而疱疹病毒,就是个“打掩护”的。

迎春花

■赵显一

## 青田有奇石

阳春三月,我随朋友参加旅游团,去了一趟丽水和温州。

车子经过5个小时的行驶,于12点到达丽水市青田城区,在一个指定的饭店用完中饭后,来不及欣赏瓯江两岸的景色,便从青田市区出发,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路颠簸,约一小时抵达小舟山景区。

小舟山位于青田东部,距离县城约26公里,其村落分布在海拔274米至898米的山上,气候宜人,风景如画,有“中国美丽田园”和“摄影之乡”称号。我们从车上下来,来到一处观景平台,但见群山绵延起伏,对面半山腰有几处村落,隐约可见屋舍田园,阡陌交通。近处,油菜花枝头高立,果实饱满,金黄色的花,迎风摇曳,漫山遍野。青田县文旅部门正在此地搭建活动平台,准备油菜花赏花启动仪式,工作人员忙碌着,主持人一遍一遍地对着手稿朗读,十分用心。置身于这大山的怀抱,想象着百花绽放、梯田错落、群山叠翠、瑞雪皑皑的四季景色,必定更有一番看头。

在青田石雕博物馆,我们好似进入了一个石雕的世界,品读奇石上镂刻出的万千世界。青田石,即用来雕刻印章和工艺品的叶蜡石,一般产在流纹岩与凝灰岩中,在矿石蚀变过程中受外力的挤压、聚集、沉淀、浸入,而使各种色素矿物质相互浸染、压固、胶结而形成。青田石种类繁多,现已探明发现并被开采利用的石头种类就有100多种,其中尤以灯光冻、封门青、黄金耀、山炮绿等较为名贵,其花纹奇特美妙,细腻通透。

导游介绍,青田石雕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,许多大师创作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,有的被选作国礼,有的被博物馆珍藏。作品《高粱》《稻花香》《春笋》《江南春》《八仙》等,均完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此刻,它们静卧在光线柔和的橱窗内,和游客的目光默默交流。大师们用神来之笔,将这些“万锤千凿出深山”的奇石描绘成天上人间、奇异怪兽、人物肖像、五谷丰登、时代片段等世间百态,令人目不暇接。

江心屿是离瓯江入海口不远的一个小岛,从江边码头坐渡轮,不到五六分钟就上了岸。岛上树木茂盛,花香鸟语,历史遗存丰富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、西两座古塔,东塔建于唐咸通十年,西塔建于北宋开宝二年,如孪生兄弟般遥相呼应,导游说,双塔现已停止对外开放。江心屿上的树,品种多样,令人眼花缭乱。江边高耸的棕榈树,屹立江畔静听涛声,树冠如盖的榕树,树叶向四处散开,树根匍匐在地面上,盘根错节,像浮出水面的游龙,常常是树在这头,根系蜿蜒到很远的地方。走在林间小道上,两边的榕树撑起树枝树叶,密密的沿着小道伸向前方,就像一个榕树的王国。

洞头半屏山景区位于海边,山不高,沿石级缓缓而上,两旁林木参天,荫翳清凉。观景台上,回望山崖峭壁,伸入海底,在海浪拍打下,犹如卷起的雪花。远方,是一大片海水养殖区域,鱼排整齐地排列着,泛着银色的光。半屏山景区以龙文化为内核,据民间传说,洞头半屏山与台湾高雄半屏山是兄弟山,两岸同胞同是龙的传人。我们顺着导游的手指眺望前方,果然有半边山峰立在海水中,如刀削过一般,而另一半山在台湾,两山隔着浅浅的海峡。有感时下局势,宝岛如能不费兵戎,平安回到祖国的怀中,那是两岸人民的福祉!

三天两晚的丽水温州之行,所见所闻,仅仅是几个代表性景点而已,所到之处,无不展示出山海风光人文景观的丰富、独特、壮美,是一次难忘的旅行。



《樱花下的小女孩》

曹青 摄

尖尖角

■张艺琳

## 共鉴汉字之美

此时,风带着春的消息,携着沁人的花香与悠悠墨香,引领我步入新夏书院。暖阳倾洒,给这座古朴的书院披上一层暖纱,四周静谧祥和,书香的韵味在空气中弥漫。书院窗下,一方宣纸、一方砚台静静摆放,似在等待一场与汉字之美相拥的约会。

听闻此次讲座聚焦“汉字为什么美了千年”,我的内心充满期待。

周六上午,黄勇芳老师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上讲台。她身着正装,嘴角带着一抹浅笑,亲和力十足,瞬间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。

黄老师开口讲述汉字的起源,声音清脆悦耳,宛如湘湖里的溪流,叮叮咚咚,引领着我们回溯到遥远的过去。随着她的讲述,原始的象形文字,逐步演变成如今优美的方块字,这一漫长历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,在我们眼前铺陈。我听得入神,惊叹于汉字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。紧接着,黄老师谈及汉字独特的“形”之美。她一边讲解,一边用手指比画着笔画的走势,脸上洋溢着对书法艺术的热爱,那笑容如同盛开的春花,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话锋一转,黄老师开始讲解汉字的“气”之美。从书法的金石气,庙堂气,匠气,俗气,仙气等,我陷入沉思,回想起以往欣赏书法作品时的走马观花,从未想过其中竟藏着如此深刻的奥秘。

最后,黄老师深入剖析汉字的“神”之美。她回到讲台,目光温柔地扫视全场,娓娓讲述三大行书,从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的创作背景,到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饱含的深情,再到苏轼《寒食帖》的真情流露。讲述过程中,她的声音时而低沉,似在诉说一段沉痛的往事;时而激昂,像在赞美伟大的精神。她的讲述,仿佛是一座桥梁,让我们跨越时空,与古代书法大家对话,感受他们的心境与情怀。

讲座结束后,我漫步在书院,回味着黄老师的话语。抬眼望去,墙上的书法作品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,它们或灵动,或刚劲,或古朴,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汉字形、气、神的独特之美。在新夏书院,我与书法不期而遇,这场邂逅,让我对汉字之美有了全新的认识,也在我心中种下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。我坚信,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,伴我探寻汉字文化的无尽奥秘。

悠悠事

■笑笑

## 墨韵深处见江南

日前,春风浩荡,带着春日特有的蓬勃朝气,著名花鸟画家李国政先生创作会在萧山启幕。

踏入创作会现场,墨香与纸香交织弥漫,宣纸在画案上铺展,似在静静等待被赋予生命。先生气定神闲,手持画笔,笔尖轻蘸颜料,略调一下,旋即灵动游走于宣纸之上。

转瞬之间,一幅幅精妙绝伦的花鸟作品跃然纸上,或明艳娇俏的牡丹,或迎风绽放的红梅,无不展现出花鸟画那独树一帜的迷人魅力。

花鸟画,作为中国画中极具特色的一科,远不止梅兰竹菊荷花牡丹这般简单。其题材范畴比较广阔,涵盖了鱼虫花鸟树动物等。每一笔勾勒,每一抹晕染,都蕴含着无尽的自然意趣。

先生作画之时,仿佛与自然开启了一场亲密的对话。

先生作画下笔干脆利落,墨色相互交融,又尽显江南水乡的温婉润泽。用笔尽显书法功底。看似信手拈来的点染,实则凝聚了他数十年写生积累的深厚功底。

他笔下的牡丹娇艳盛开,将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意境体现得酣畅淋漓;藤花枝蔓蜿蜒遒劲;梅花胭脂点染如见孤山红梅,枝头麻雀灵动;山茶摇曳生姿似诗如画……

画牡丹时,勾皴点染。先生边画边讲:“花要娇艳,石要老辣,布局要奇;画面上的留白很重要;要重视写生,又要融合诸家法。”

在李国政先生的花鸟画当中,上承两宋韵体画,明清文化的精华,又深得大自然造化之趣。画中呈现生机盎然、天真烂漫,跟先生所追求的作品以写意见长,色彩清新脱俗,构图疏密有致的要求相一致。

在先生的笔下,禽鸟会是一片新抽出的嫩叶而停留,游鱼仿佛追逐着流动的云影嬉戏。恍惚间,那些宋元画卷中的灵动精灵,跨越千年的悠悠岁月,悄然停驻在这位江南画家的笔端。或许,这恰恰就是中国艺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——当一位画家能够真正聆听草木的细语,领悟自然的神韵,他的笔墨就会化作永恒的诗篇,在悠悠时光中浅吟低唱。

作为国画大师陆抑非的入室弟子,李国政先生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笔墨技法,更是在时代的变迁与更迭中,坚定地守护着中国花鸟画的精神根基。笔锋流转间,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,幻化成宣纸上的四季交替、岁月轮回。这场创作会,不仅是艺术的展示,更是一次灵魂的交流,让观者深切感受到了中国花鸟画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。

亲情树

■风微澜

## 父亲买到“次茶”

父亲一直对龙井茶抱有“偏见”,所以这么多年,每年新茶上市的季节,他都要托在老家的二叔帮忙买茶叶寄过来。而我则一直试图改变父亲的这种偏见,希望他接受龙井,就近买茶叶,不用那么麻烦。

父亲觉得龙井茶叶之所以是扁平状,就是因为少了一道揉捏的工序,因而新鲜茶叶自带的涩味去除得就不够彻底,泡出来的茶水涩味会更明显一些。另外,老家的茶叶经过揉捏,成卷曲抱团状,冲泡时也更容易沉底,龙井因为叶面张开,漂浮在水面不容易沉底,喝起来容易喝到嘴里,很麻烦。后面一点,我基本认同,但前面一点,我不以为然。

我认识一位朋友,她自己有茶叶厂,有茶叶基地。我们夫妻俩带着父亲先去了茶叶基地,然后在朋友的厂办公室里坐下来,品尝了几种不同等级的茶叶。品茶方面,父亲称得上是行家,但他要的茶,却并不是很贵的那种。他只是要劲儿大,而往往很贵的茶叶其实口味都偏清淡。所以品尝一番之后,他买了一斤不到四百块钱的,说是先只买一斤,后面谷雨前再来买,那时候的茶叶劲道更足。我跟他开玩笑说,你看就近买不仅方便,还省了一大笔钱。因为之前他在老家买,都是六百到八百一斤的,动不动买茶叶都要花上万块钱。

父亲对朋友家的茶叶很满意,也接受了我们夫妻俩的建议,用过滤网解决茶叶沉底慢的问题,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。没想到,第二天晚上,我到他家里的时,他突然拿着茶杯走到我面前,压低嗓音跟我说:“以后再买茶叶,这家还是不要去了。”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,然后父亲就把茶杯里的茶水展示给我看,说这明显不是他当时在厂里喝的那批茶。细看之下,茶水颜色偏红,不像绿茶,倒像红茶,父亲怀疑是陈茶的缘故。我也有点蒙,一下子也说不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父亲也认为我那个朋友肯定不会干掉包的事情,只能是下面的人动了歪心思,还一再叮嘱我,不要找朋友说这事儿,免得彼此难堪。

回家跟妻子商量,她觉得一定是父亲泡茶的方法出了问题。听了她一番分析,我觉得有些道理,但怎么跟父亲说呢?喝茶品茶他是“权威”,直接说他泡茶的方法有问题,估计他不会服气。妻子提议直接当父亲面再泡一次,眼见为实。

为了保证试茶的结果更有说服力,我们跟在朋友厂里品茶时一样用玻璃杯,放的茶叶量也差不多,等了几分钟后发现,无论是茶水颜色、香气,还是品尝起来的味道,并无二致。这下轮到父亲蒙了:这茶叶没问题啊,那我怎么会泡成那样呢?父亲开始“自我反思”,觉得应该是他把茶叶抓太多,用得又是刚烧开的热水,可能盖上杯盖焖得也久了一点。父亲释然了,我们也释然了。

品的是茶,更是人生。茶要慢慢品,日子要慢慢过。就像父亲对于龙井茶。不要急着去改变对方的偏见,耐心坐下来,一起泡一杯茶,茶香袅袅,茶汤醇厚,能抚平生活中所有的毛刺。茶好不好,要品了才知道,活在不在理,要听了、做了才知道。